

# 这本书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长征

## ——关于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

杜浩

近日，上海《劳动报》报道：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在沪首映，纪录片公布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篇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历记《随军西行见闻录》。

这本红色出版物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多种版本流传和珍藏情况以及手抄本被发现的新闻报道，再次唤起人们对长征的记忆。

### 第一版在苏联出版

1934年10月，陈云随红五军团一起长征。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共中央秘密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7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



陈云(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及在上海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前往苏联。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随军西行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和单行本，现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廉臣”是谁？起初并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了

《随军西行见闻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陈云。

### 最早介绍红军长征

在国内外出版的描写长征的图书中，人们往往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也有人说红军主要领导人王稼祥，于1936年初在苏联治伤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情况。

但有关长征图书文化的研究学者认为：从出版时间上看，《随军西行见闻录》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一本书。



《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从东南到西北》，明月出版社出版，1册61页，32开。

1936年6月间，斯诺到陕北采访，收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他写作的《西行漫记》英文版首次在英国出版，时间是1937年10月；而王稼祥在苏治伤时间也是在1937年。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1935年8月，1936年3月开始连载发表，7月集结出版发行，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1年多；比瑞士传教士勃士特的被看作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还要早近半年。由此可以说，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红色长征的第一人。《随军西行见闻录》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 采取第三者视角

陈云同志是长征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对于长征这一重大的历

史事件和众多参与者，应该怎样真实具体生动地表现？这部书的写作，是进行了精巧构思的。

初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何署名“廉臣”？陈云曾这样解释：“这篇纪实文章，为了便于在国统区流传，笔者只好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生，我在论述红军之长征时，采用的是第三者的语气。”陈云巧妙地运用了假托的艺术笔法，以当



《长征两面写》，大文出版社出版

时闽西一位个体医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

采用这样一个叙述角度，一是故事的叙述者可以站在一个观察全局的位置，聚焦所观察描写对象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从上层看到红军长征全局的一些情况；二是可以从中立的立场反映红军长征历史活动。这种叙述方式，叙述者和他的故事、事件与时间，是统一融合的。这样的叙述观察角度，对红军将士的生活、军事策略、战斗精神的认识和表现，会更加客观真实。

### 借用苏州评弹手法

《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个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史实。重点描述了红军艰苦卓绝斗争的英勇事迹，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的生动事例，宣传了中

1995年，我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读书，念的是中文系。平时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里泡着。想看书就想买书，却又实在是囊中羞涩，我精打细算着手里的零花钱，每一本书都买得小心翼翼。但那本《平凡的世界》，却让我买得没有任何犹豫。

记得学校书屋的名字叫“映雪”。那本《平凡的世界》，封面是黄红相间的颜色，压膜。书厚厚的，字很小。翻开第一页，我看到了这样的开篇：“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不知怎的，这开头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再读下去，我看到孙少平艰难求学的画面。下课后他总是最后一个才去领饭，去领那两个黑黑的高粱馍。没有菜。他偷偷地用勺子刮着锅里的剩菜汤，然后在水龙头上冲点热水，再泡着馍吃下去。刮剩菜汤的时候，怕被别人看见，那份紧张、羞涩和尴尬，让他在原本空无一人的操场上脸红到脖子根。

这种因为贫穷而产生的卑微与敏感，让我感同身受。那时候的我正求学，也是穷孩子。也是吃不好、穿不暖，与少平相比，境况当然好很多，但与周围的同学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果断地将书买了下来。然后很快读完。除了为那些贫穷和奋斗打动，还为里面孙少安的爱情而耿耿于怀。

孙少安、田润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个人家庭、工作、环境的种种差异，让少安变得懦弱而犹疑，尽管田润叶还是义无反顾地爱着他，可他还是选择了逃离。他斩断情丝，与相恋的女子秀莲结婚。可一往情深的润叶，还是怀着深深的痛苦，一如既往地爱着他，帮助着这个家庭。

巧合的是，就在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学校里举行了一次“读书征文”比赛。当时的我正被一种情感烧灼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写了一篇文章投了出去。我写得畅快淋漓，信马由缰。于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获得了一等奖。我们的学校很大，参赛的人也很多，但一等奖只有5个人。除了获奖证书，我还领到了50块钱。1995年的50块钱，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眨眼间，20多年过去了。对于少安当年的选择，我早就有了重新认识。但我永远忘不了《平凡的世界》，忘不了它带给我的那些鼓励和惊喜，忘不了人生路上那一次次收获与波折……



国共产党倡议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

陈云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表现手法融入对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描绘之中。

书中这样描写红军领袖的形象：“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我初以为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虽是简洁的白描，但非常细腻，既有对毛泽东、朱德形象的真切感知，也渗透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书中描写领导人与红军战士平等相处、同甘共苦，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的故事细节，也颇为感人。

《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也是独树一帜的。

剧目是戏剧大师留给后世的直接艺术凭据，是其人生轨迹的鲜明反映。人们最为关注的，可能并不是一个艺术家在世时能演出多少戏，而是在其身后这些戏有多少被不断学习、传承、发挥。但确定无疑的是，艺术家在世期间的剧目创新深度以及艺术生命活跃程度，是人们衡量其为戏剧艺术增添了多少新元素以及衡量其艺术功力和成就的重要标尺。程永江编著的《程砚秋演出剧目志》(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真实、第一手的材料，呈现了一代戏剧大师、程派艺术创始人程砚秋先生精进奉献的艺术人生轨迹。

程砚秋11岁登台，54岁辞世，搬演了大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剧目。程砚秋先生的公子程永江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从1917年2月1日吉祥园演出《朱砂痣》开始，到1958年初为俞振飞、宫慧珠排演《百花赠剑》，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对乃父40余年的艺术人生进行细致梳理，辅以珍贵的剧照、戏单、说明书、海报、唱词节录等，图文并茂、严谨细致、丰满充盈，展示了程派艺术(程派剧目)的兴起背景、创作经过、发展脉络、艺术特色、艺术影响等，很好地复原了程砚秋艺术的鲜活与璀璨，也提供了进一步总结程派艺术内在规律的有效路径。

剧目志显示，程砚秋探索精神强劲，在经历过不同导师和合作者的帮助、激励之后，其技艺与境界日臻成熟、完美。在传统戏中，既有《武家坡》《贺后骂殿》《玉堂春》《汾河湾》等侧重唱功的青衣戏，也有《游龙戏凤》《虹霓关》《弓砚缘》等侧重于表演念白和武功的花旦、刀马旦戏。而他的昆曲戏《闹学》《游园惊梦》《思凡》等同样极具功力。由于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等人的辅佐、指导，程砚秋在新戏编演中成就突出，如《梨花记》《龙马姻缘》《花舫缘》《孔雀屏》《红拂传》《玉镜台》《风流棒》《鸳鸯冢》《赚文娟》《玉狮坠》《青霄剑》《碧玉簪》《聂隐娘》《梅妃》《沈云英》《文姬归汉》《勤记》《陈丽卿》《荒山泪》《春闺梦》《锁麟囊》《女儿心》《亡蜀鉴》《马昭仪》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程先生还改编了《窦娥冤》，编演了《英台抗婚》。

京剧的魅力是在守正改革中不断增添的。程砚秋自身“嗓子”条件并不好，但很明智，很早就开始在声带的变化上不断揣摩和加工，加进一些小花

张岱的《夜航船》，我慕名已久，但一直找不到好的版本。前些日子，终于买到中华书局的文白对照版，花了几天的工夫将它读完，感觉就如在口渴之际喝到了杯绿茶，解渴又过瘾。

《夜航船》其实是一本类书集合，为什么叫《夜航船》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和尚与一位文人同宿于夜航船上，文人高谈阔论，和尚感到敬畏并佩服，所以在睡觉的时候，就不敢把脚伸直，而是缩着。后来，和尚听文人谈话有破绽，就对他的学问产生了怀疑，于是问他：“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是两个人。”其实，“澹台灭明”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复姓澹台，名灭明。和尚又问：“这样的话，那‘尧’和‘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文人说：“当然是一个人啦！”和尚听完他的回答，就笑着说：“这么说来，就让我小和尚伸伸脚吧！”张岱因此感叹道：“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

与同类书相比，这本《夜航船》十分生动有趣。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宋国有一个农民晒太阳，觉得后背很暖和，回家就跟妻子说：“晒太阳的温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妙，我把它献给咱们的君主，一定会得到重赏！”还有些故事非常有哲理，如有人劝进士张某谒见唐代右丞相杨国忠，并说：“你若能拜见他，富贵立刻就能到手。”张某却理智地说：“你们倚恃杨右相好像泰山一样，我却觉得他是座冰山。如果大太阳一出，你们能不失去依靠吗？”

有一些故事，纠正了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错误。古往今来说晋罗12岁为丞相的人大错。《史记》记载，秦国派甘罗出使燕国、赵国，回来后被封为上卿，不曾说封为丞相。姜太公吕望的妻子马氏，因嫌丈夫贫穷抛弃他走了，后来见姜太公大富大贵就请求回来，太公说如果她泼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答应她。现在认为是朱买臣的故事，那是不对的。

还有一些故事，展现了古人的精神风骨：孔光官为尚书，执掌国家中樞权力十几年，却能严守法度，有人问他：“温室宫的官署里种的什么树呢？”孔光用其他的话来回答，他的谨慎与保密大体就是这样的。

在这本书中，还能看到古人的智慧：都指挥使张瑄接到朝廷命去选兵，但由于他过于严峻，兵士们产生恐惧，开始谋划叛变。皇帝知道后，就召来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此事。大家形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免去张瑄的职务，安定军心；另一派认为应该立即将策谋反的人全部逮捕，杀一儆百。但宰相王旦却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如果问罪于张瑄，那今后的将领还怎么帅军？如果逮捕了准备谋反之人，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哗变？”皇帝便问他：“那你有什么高招啊？”王旦想了想说：不如这样，陛下此前不是多次想要任命张瑄为枢密使吗？那么现在就下旨提升他为枢密使，一方面解除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也能使准备谋反的人安定下来。”皇帝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扬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啊！”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归纳了古人对几部史书的看法，颇有见地：《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都是小说；《新唐书》是赝品；《五代史》是学究的史论；《宋史》《元史》，是错乱零散的朝廷通报。与其像《新唐书》那样简单，不如像《南史》《北史》那样繁复；与其像《宋史》那样繁杂，不如像《辽史》那样简洁。

张岱知识如此渊博，显然是博览群书。关于藏书，他也有自己的心得：赵孟頫曾在一篇跋文中写道，善于看书的人，要让心境澄澈，然后把桌子擦拭干净并焚香而坐，不要卷书脑，不要折书角，不要用手去抠字，不要让手指沾唾沫去揭书页，不要把书当枕头，不要把书当作名片的夹子，要有一损角就随时修补，看时打开不看时合上。

因为兼有趣味性和故事性，《夜航船》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学者余秋雨先生就很喜欢这本书：“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著，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览书架时也常常会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狄乃的橹声。”



## 《夜航船》：明代小百科

唐宝民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刘慧远篆刻

篆刻家介绍：刘慧远，1959年生于北京，自幼酷爱艺术。稍长即学习绘画，读初中后迷上篆刻，上世纪80年代受专业篆刻师张春生指点，走上正规篆刻道路。近年师从李苦禅学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朱鸿祥教授。在篆刻实践中，从整体布局的合理性到某个线条的断与连，都受到朱鸿祥悉心的指导。自此技艺锐进，受到广泛认可。



爱书妙语

## 难忘的老书

李凤玲

1995年，我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读书，念的是中文系。平时除了上课，就是在图书馆里泡着。想看书就想买书，却又实在是囊中羞涩，我精打细算着手里的零花钱，每一本书都买得小心翼翼。但那本《平凡的世界》，却让我买得没有任何犹豫。

记得学校书屋的名字叫“映雪”。那本《平凡的世界》，封面是黄红相间的颜色，压膜。书厚厚的，字很小。翻开第一页，我看到了这样的开篇：“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不知怎的，这开头一下子就抓住了我。

再读下去，我看到孙少平艰难求学的画面。下课后他总是最后一个才去领饭，去领那两个黑黑的高粱馍。没有菜。他偷偷地用勺子刮着锅里的剩菜汤，然后在水龙头上冲点热水，再泡着馍吃下去。刮剩菜汤的时候，怕被别人看见，那份紧张、羞涩和尴尬，让他在原本空无一人的操场上脸红到脖子根。

这种因为贫穷而产生的卑微与敏感，让我感同身受。那时候的我正求学，也是穷孩子。也是吃不好、穿不暖，与少平相比，境况当然好很多，但与周围的同学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果断地将书买了下来。然后很快读完。除了为那些贫穷和奋斗打动，还为里面孙少安的爱情而耿耿于怀。

孙少安、田润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个人家庭、工作、环境的种种差异，让少安变得懦弱而犹疑，尽管田润叶还是义无反顾地爱着他，可他还是选择了逃离。他斩断情丝，与相恋的女子秀莲结婚。可一往情深的润叶，还是怀着深深的痛苦，一如既往地爱着他，帮助着这个家庭。

巧合的是，就在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学校里举行了一次“读书征文”比赛。当时的我正被一种情感烧灼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写了一篇文章投了出去。我写得畅快淋漓，信马由缰。于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我获得了一等奖。我们的学校很大，参赛的人也很多，但一等奖只有5个人。除了获奖证书，我还领到了50块钱。1995年的50块钱，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

眨眼间，20多年过去了。对于少安当年的选择，我早就有了重新认识。但我永远忘不了《平凡的世界》，忘不了它带给我的那些鼓励和惊喜，忘不了人生路上那一次次收获与波折……

### 专家研讨《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

近日，知名学者牟钟鉴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召开“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座谈会，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华书局的领导同志及20多位学者与会，共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寻求创造性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之方。

《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直面时代和世界问题，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应对之道，以中正平和的笔触，将中国文化是什么及其当代价值阐释得明白晓畅，凝聚了牟钟鉴数十年的心血和智慧。年近八旬的牟钟鉴教授，受教于冯友兰、任继愈等先生，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2012年获得“孔子文化奖”。(萧师俭)

## 从剧目志看程砚秋

梁鸿鹰

腔，顿挫合拍、讲究四声。据说排演《锁麟囊》时，他特意学习了美国电影《凤求凰》女主角麦克唐娜的花腔女高音，一改悲切凄婉、低回多变的往日风格，破天荒地塑造了一个撒娇使性的大家闺秀形象，成为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作品。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程砚秋在声誉鹊起后积极呼吁戏曲演员承担起劝善惩恶的社会责任，以艺术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他的正义感还特别体现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光照千秋的民族气节中。

《程砚秋演出剧目志》如同引人入胜的画廊，记录了一代大师艺术的精彩人生，将激励后人不断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



程砚秋剧照